

國學基本叢書

統

下



學統卷四十一

附統

金履祥

金履祥字吉父。婺之蘭溪人。其先本劉氏。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。更爲金氏。履祥從曾祖景文。當宋建炎紹興間。以孝行著稱。履祥幼而敏睿。父兄稍授之書。卽能記誦。比長。益自策勵。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。靡不畢究。及壯。知向濂洛之學。事同郡王柏。從登何基之門。基則學于黃榦。而榦親承考亭之傳者也。自是講貫益密。造詣益邃。時宋事已不可爲。履祥遂絕意進取。然雅負經濟之略。未忍遽忘情斯世也。會襄樊之師日急。宋人坐視而不敢救。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。請以重兵出海道。直趨燕薊。則襄樊之師。將不攻而自解。且備敍海船所經。凡州郡縣邑。下至巨洋別島。難易遠近。歷歷可據。以行。宋終莫能用。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。所由海道。視履祥先所上書。咫尺無異者。然後人服其精確。德祐初。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。辭弗就。宋將改物。所在盜起。履祥屏居金華山中。兵燹稍息。則上下巖谷。追逐雲月。寄情嘯咏。視世故泊如也。平居獨處。終日儼然。至與物接。則盎然和懌。訓迪後學。諄切無倦。而尤篤于分義。有故人子坐事。母子分配爲隸。不相知者十年。履祥傾貲營構。卒贖以完。其子後貴。履祥終不言自相見。勞問辛苦而已。何基王柏之喪。履祥率其同門之士。以義制服。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于

帛倫也。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，祕書丞劉恕爲外紀，以記前事，不本于經，而信百家之說，是非謬于聖人，不足以傳信。自帝堯以前，不經夫子所定，固野而難質。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，王朝列國之事，非玉帛之使，魯史不得而書，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。況左氏所記，或闕或誣，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。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，胡氏皇王大紀之例，損益折衷，一以尙書爲主，下及詩禮春秋，旁採舊史諸子，表年繫事，斷自唐堯以下，接于通鑑之前，勒成一書，二十卷，名曰通鑑前編。凡所引書，輒加訓釋，以裁正其義。多儒先所未發，旣成，以授門人許謙，曰：「二帝三王之盛，其微言懿行，宜後王所當法，戰國申商之術，其苛法亂政，亦後王所當戒，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。」他所著書曰：大學章句疏義二卷，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，書表注四卷。謙爲益加校定，皆傳于學者。天曆初，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。初履祥旣見王柏，首問爲學之方，柏告以必先立志，且舉先儒之言，居敬以持其志，立志以定其本，志立乎事物之表，敬行乎事物之內，此爲學之大方也。及見何基，基謂之曰：「會之屢言賢者之賢，理欲之分，便當自今始。」會之蓋柏字也。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，似尹和靖，柏之高明剛正，似謝上蔡。履祥則親得之二子，而並克于己者也。履祥居仁山之下，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。大德中卒。元統初，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，移書學官，祠履祥于鄉學，至正中，賜諡文安。

許謙

許謙字益之，其先京兆人。九世祖延壽，宋刑部尙書。八世祖仲容，太子洗馬。仲容之子曰洸，曰洞，洞由進

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。洸之子實。事海陵胡瑗。能以師法終始者也。由平江徙婺之金華。至謙。五世爲金華人。父觥。登淳祐七年進士第。仕未顯。以歿。謙生數歲而孤。甫能言。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。入耳輒不忘。稍長。肆力于學。立程以自課。取四部書。分晝夜讀之。雖疾恙不廢。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。履祥語之曰。士之爲學。若五味之在和醢醬。既加。則酸鹹頓異。子來見我。已三日。而猶夫人也。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。謙聞之惕然。居數年。盡得其所傳之奧。于書無不讀。窮探聖微。雖殘文義語。皆不敢忽。有不可通。則不敢彊。于先儒之說。有所未安。亦不苟同也。讀四書章句集註。有叢說二十卷。謂學者曰。學以聖人爲準的。然必得聖人之心。而後可學聖人之事。聖賢之心。具在四書。而四書之義。備于朱子。顧其辭約意廣。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。讀詩集傳。有名物鈔八卷。正其音釋。考其名物度数。以補先儒之未備。仍存其逸義。旁探遠援。而以己意終之。讀書集傳。有叢說六卷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。每誦金履祥之言曰。惟其是而已。其觀史。有治忽幾微若干卷。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。起大韓氏。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。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。備其世數。總其年歲。原其興亡。著其善惡。蓋以爲光卒。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。誠理亂之機也。故附于讀經。而書孔子卒之義。以致其意焉。又有自省編。書之所爲。夜必書之。其不可書者。則不爲也。其他若天文。地理。典章。制度。食貨。刑法。字學。音韻。醫經。術數之說。靡不該貫。旁通而釋老之言。亦洞究其蘊。嘗謂學者。孰不曰關異端。苟不深探其隱。而識其所以然。能辨其同異。別其是非也幾希。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。于其宏綱要領。錯簡愆文。悉別以鉛黃朱墨。意有所明。則表而見之。其後吳師道購

得呂祖謙點校儀禮。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。謙不喜矜露。所爲詩文。非扶翼經義。張維世教。則未嘗輕筆之書也。延祐初。謙居東陽。入華山。學者翕然從之。尋開門講學。遠而幽冀齊魯。近而荆揚吳越。皆不憚百舍來。從受業焉。其教人也。至誠諄悉。內外殫盡。嘗曰。己有知。使人亦知之。豈不快哉。或有所問難。而辭不能自達。則爲之言。其所欲言。而解其所惑。討論講貫。終日不倦。攝其羈疏。入于密微。聞者方傾耳聽受。而其出愈真切。情者作之。銳者抑之。拘者開之。放者約之。及門之士。著錄者千餘人。隨其材分。咸有所得。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。曰。此義利之所由分也。謙篤于孝友。有絕人之行。其處世。不膠于古。不流于俗。不出閭里者四十年。四方之士。以不及門爲恥。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。必卽其家存問焉。或訪以典禮政事。謙觀其會通。而爲之折衷。聞者無不悅服。大德中。歲大侵。謙貌加瘠。或問曰。豈食不足邪。謙曰。今公私匱竭。道殣相望。吾能獨飽邪。其處心蓋如此。廉訪使劉廷直。副使趙宏偉。皆中州雅望。于謙深加推服。論薦于朝。中外名臣。列其行義者。前後章數十上。而郡復以遺逸應詔。鄉闈大比。請司其文衡。皆莫能致。至其晚節。獨以正身任學之重。遠近學者。以其身之安否。爲斯道之隆替焉。至元三年卒。年六十八。諡曰文懿。謙嘗以白雲山人自號。世因稱爲白雲先生。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。其學猶未大顯。至謙而其道益著。故學者推原統緒。以爲晦庵之世。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于朝。建四賢書院。以奉祠事。而列于學官。同郡朱震亨字彥修。謙之高弟子也。其清修苦節。絕類古篤行之士。所至人多化之。

陳櫟

陳櫟字壽翁。休寧人。生三歲。祖母吳氏。口授孝經論語。輒成誦。五歲。入小學。卽涉獵經史。七歲。通進士業。年十五。鄉人皆師之。宋亡。科舉廢。櫟慨然發憤。致力于聖人之學。涵濡玩索。貫穿古今。嘗以謂有功于聖門者。莫若朱熹氏。熹歿未久。而諸家之說。往往亂其本真。乃著四書發明。書傳纂疏。禮記集義等書。亡慮數十萬言。凡諸儒之說。有畔于朱氏者。刊而去之。其微辭隱義。則引而伸之。而其所未備者。復爲說以補其闕。于是朱氏之說。大明于世。延祐初。詔以科舉取士。櫟不欲就試。教授于家。不出門戶者數十年。性孝友。尤剛正。日用之間。動中禮法。與人交。不以勢合。不以利遷。善誘學者。諄諄不倦。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于朱氏爲多。凡江東人來受業于澄者。盡遣而歸櫟。櫟所居堂曰定宇。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。元統二年。卒。年八十三。揭傒斯誌其墓。乃與吳澄竝稱曰澄居通都大邑。又數登川于朝。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。故其道遠而尊。尊而明。櫟居萬山閒。與木石俱。而足迹未嘗出鄉里。故其心學待其書之行。天下乃能知之。及其行也。亦莫之禦。是可謂豪傑之士矣。世以爲知言。

胡一桂

胡一桂字庭芳。婺源人。生而穎悟。好讀書。尤精于易。初德興沈貴寶受易于董夢程。夢程受朱晦庵之易于黃榦。而一桂之父方平。及從貴寶夢程學。嘗著易學啓蒙通釋。一桂之學出于方平。得朱氏源委之正。宋景定甲子。一桂年十八。遂領鄉薦。試禮部。不第。退而講學。遠近師之。號雙湖先生。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。本義啓蒙易傳。朱子詩傳附錄纂疏。十七史纂並行世。

趙復

趙復字仁甫，德安人也。元太宗乙未歲，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德安，以嘗逆戰，其民數十萬，皆俘戮無遺。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，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。凡儒生掛俘籍者，輒脫之以歸。復在其中。樞與之言，信奇士，以九族俱殘，不欲北，因與樞訣。樞恐其自裁，置帳中共宿。既覺，月色皓然，惟寢衣在，遽馳馬周號積屍間，無有也。行及水際，則見復已披髮走跣，仰天而號，欲投水而未入。樞曉以徒死無益，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，隨吾而北，必可無他復。彊從之。先是南北道絕，載籍不相通。至是，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。自復至燕，學子從者百餘人。世祖在潛邸，嘗召見，問曰：「我欲取宋，卿可導之乎？」對曰：「宋吾父母國也，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。世祖悅，因不彊之仕。聞復論議，始嗜其學。與樞謀建太極書院，立周子祠，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。選取遺書八千餘卷，請復講授其中。復以周程而後，其書廣博，學者未能貫通，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，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。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，作傳道圖，而以書條例于後。別著伊洛發揮，以標其宗旨。朱子門人散在四方，則以見諸登載，與得諸傳聞者，共五十有三人，作師友圖，以寓私淑之志。又取伊顏淵言行，作希賢錄，使學者知所嚮慕。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。樞既退隱蘇門，乃即復傳其學。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，而尊信之。北方知有程朱之學，自復始。復爲人樂易而耿介，雖燕居不忘故土，與人交尤篤分誼。元好問文天擅一時，其南歸也，復贈之言，以博溺心，未喪本爲戒，以自修讀易，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。其愛人以德類。

若此。復家江漢之上。以江漢自號。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。

張頴

張頴字達善。其先蜀之導江人。蜀亡。僑寓江左。金華王柏得考亭三傳之學。嘗講道于台之上蔡書院。頴從而受業焉。自六經語孟傳註。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。朱子所嘗論定者。靡不潛心玩索。究極根柢。用功既專。久而不懈。所學益宏深微密。南北之士。鮮能及之。至元中。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。延至江寧學宮。俾子弟受業。中州士大夫。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。皆遣從頴游。或聞私塾迎之。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。遠近翕然。尊爲碩師。不敢字呼。稱曰導江先生。大臣薦諸朝。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。鄒魯之人。服誦遺訓。久而不忘。頴氣宇端重。音吐洪亮。講說時精詳。子弟從之者。誦誥如也。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。頴卒。無子。有經說及文集行世。吳澄序其書。以爲議論正。援據博。貫穿縱橫。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。至正中。眞州守臣以頴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眞。作祠宇祀之。曰三賢祠。

黃澤

黃澤字楚望。其先長安人。唐末。有名舒藝者。眞資州內江縣卒。葬焉。子孫遂爲資州人。父儀可。累舉不第。隨兄驥子官九江。蜀亂。不能歸。因家焉。澤生有異質。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。好爲苦思。屢以成疾。疾止復思。久之。如有所見。作顏淵仰高鑽堅論。蜀人治經。必先古注疏。澤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。義理一宗。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。二禮祭祀述略。大德中。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。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。卽食其祿。以

施教授。又爲山長于洪之東湖書院。受學者益衆。始澤嘗夢見夫子。以爲適然。旣而屢夢見之。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。字畫如新。由是深有感發。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。乃作思古吟十章。極言聖人德容之盛。上達于文王周公。秩滿卽歸。閉門授徒。以養親。不復言仕。嘗以爲去聖久遠。經籍殘缺。傳注家率多傳會。近世儒者。又各以才識求之。故議論雖多。而經旨愈晦。必積誠研精。有所悟入。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。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。以示學者。旣乃盡悟失傳之旨。自言每于幽閒寂寞。顛沛流離。疾病無聊之際。得之久。則豁然無不貫通。自天地定位。人物未生。已前沿而下之。凡遠古之初。萬化之原。載籍所不能具者。皆昭若發蒙。如示諸掌。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。以及春秋之末。皆若身在其間。而目擊其事。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。詩書未決之疑。周禮非聖人書之謗。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。皆渙然冰釋。各就條理。故于易以明象爲先。以因孔子之言。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。而其機則盡在十翼。作十翼舉要。忘象辨。象略辨同論。于春秋以明書法爲主。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。以求向上之功。而輟絡盡在左傳。作三傳義例考。筆削本旨。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。諸侯娶女立子通考。魯隱公不書卽位義。殷周諸侯禘祫考。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。作邱甲辨。凡如是者十餘通。以明古今禮俗不同。見虛辭說經之無益。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。然後聖人本意可見。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。大略相似。苟通其一。則可觸機而悟矣。又懼學者得于剗聞。不復致思。故所著多引而不發。乃作易學濫觴。春秋指要。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。其于禮學。則謂鄭氏深而未完。王肅明而實淺。作禮經復古正言。如王肅混郊邱。廢五天帝。

併崑崙神州爲一。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，以始祖配之，而不及羣廟之主。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，皆引經以證其非。其辨釋諸經要旨，則有六經補注，詆排百家意義，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，作翼經罪言。近代覃思之學，推澤爲第一。吳澄嘗觀其書，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。謂人曰：能言距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楚望真其人乎？然澤雅自慎重，未嘗輕與人言。李洄使過九江，請北面弟子受一經，且將經紀其家。澤謝曰：以君之才，何經不可明，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。若余則于艱苦之餘，乃能有見。吾非邵子，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。洞歎息而去。或問澤自闕如此，寧無不傳之懼。澤曰：聖經興廢，上關天運，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邪？澤家甚窶貧，且將老，不復能教授。經歲大祲，家人採木實草根以療，晏然曾不動其意。惟以聖人之心不明，而經學失傳，若己有罪，爲大戚。至正六年卒，年八十七。其書存于世者十二三。門人惟新安趙沄爲高第，得其春秋之學爲多。

蕭𪔐

蕭𪔐字惟斗，其先北海人。父仕秦中，遂爲秦中人。𪔐性至孝，自爲兒時，翹楚不凡。稍出，爲府吏，上官語不合，卽引退。讀書南山者三十年，製一草衣，由身半以下及臥，輒倚其榻，玩誦不少置。于是博極羣書，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。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，惟蕭惟斗爲識字人。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。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，疑𪔐拾之，謂曰：殊無他人，獨翁居後耳。隨至門，取家釵以償。其婦後得所遺釵，愧謝還之。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，遇寇欲加害，詭言我蕭先生也。寇驚憚釋去。世祖分藩在秦，辟𪔐與楊恭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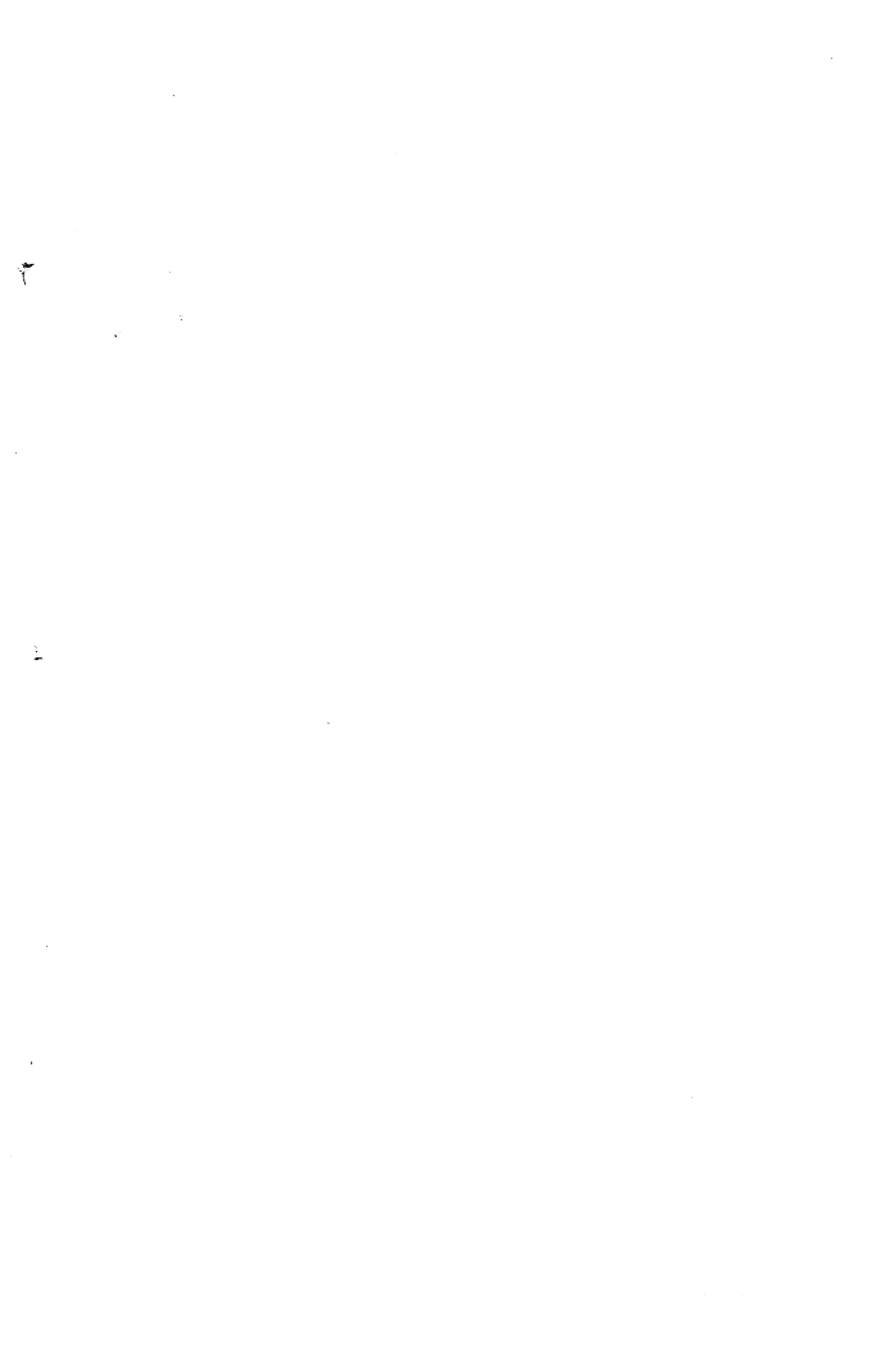
韓擇侍秦邸。辭以疾辭。授陝西儒學提舉。不赴。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。使一從史先詣。辭舍。辭方汲水灌園。從史至。不知其爲辭也。使飲其馬。卽應之。不拒。及冠帶迎賓。從史見辭。有懼色。辭殊不爲意。後累授集賢直學士。國子司業。改集賢侍讀學士。皆不赴。大德十一年。拜太子右諭德。扶病至京。師入覲東宮。書酒誥爲獻。以朝廷時尙酒故也。尋以病力請去職。人問其故。則曰。在禮東宮東面。師傅西面。此禮今可行乎。俄除集賢學士。國子祭酒。依前右諭德。疾作。固辭而歸。卒。年七十八。賜諡貞敏。辭制行甚高。貞履實踐。其教人必自小學始。爲文辭。立意精深。言近而指遠。一以洙泗爲本。濂洛考亭爲據。關輔之士。翕然從之。稱爲一代醇儒。所著有三禮說。小學標題駁論。九州志。及勤齋文集行于世。

安熙

安熙字敬仲。真定藁城人。祖滔。父松。皆以學行淑其鄉人。熙既承其家學。及聞保定劉因之學。心向慕焉。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。因亦聞熙力于爲己之學。深許與之。熙方將造門。而因已歿。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。然因之爲人。高明堅勇。其進莫遏。熙則簡靜和易。務爲朱氏下學之功。其告先聖文有曰。追憶舊聞。卒竟前業。灑掃應對。謹行信言。餘力學文。窮理盡性。循循有序。發軔聖途。以存諸心。以行諸己。以及于物。以化于鄉。其用功平實均密。可謂善學朱氏者。熙遭時承平。不屑仕進。家居教授。垂數十年。四方之來學者。多所成就。既歿。鄉人爲立祠于藁城之西筦鎮。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傳之。

愚案。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子出處之概。先儒既論之詳矣。夫吳固不足道。許則僅優于吳。而劉亦

未大過乎許也。劉之渡江一賦，恐許吳未必口爲，而晚節卻聘之書，卽其敘述生平，亦非能超然高蹈者。綱目書右贊善大夫劉因卒，其義可見矣。或曰：薛文清嘗極稱魯齋，至以爲善學孔子。歐陽圭齋贊靜修，則比之漢國皓魯兩生，歎爲宇內不常有之麟鳳。然則二子之說，竝非邪？曰：文清之言，略其迹而原其心者也。願心與迹有二邪？若圭齋之贊，始所謂史氏溢美者也。又烏足信乎？蒙古之世，學行出處，矚然無可議者，惟金仁山許白雲以下數子而已。嗚乎！仁山白雲尤不可及也哉！尤不可及也哉！



學統卷四十二上

附統

朱善

朱善字備萬。豐城人。九歲通經能文。元末隱居纂述孝事繼母。高帝既定天下。設學校。時豐城尙爲富州。州守彊憲中請善爲訓導。南昌守許方復聞善于朝。授郡教授。洪武八年徵赴京。廷試第一。除翰林修撰。署院事。兼知制誥。以奏對失旨。改典籍。復謫教遼東。行至徐州。妻卒。藁葬路傍而已。尋遇赦還鄉。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。上疏論婚姻律曰。臣聞國重世臣。家重世婚。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。兩浙江西尤甚。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。蓋以法不當婚。故爲仇家所訟。或已聘而見絕。或既婚而復離。至婚嫁已久。兒女成行。有司尙爾逼奪。使伉儷分離。子母永隔。冤憤抑鬱。感傷嗟歎。議律不精。禍一至此。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。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。是謂姑舅兩姨。皆名尊屬。已不可以卑幼匹之。若己爲舅姑兩姨之子。彼爲舅姑兩姨之女。門地相耦。長幼相若。嫌靡尊卑。美儷鈞敵。爲子選婦。爲女選壻。宜莫先此。昔成周之時。王朝所婚。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。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。小國曰叔舅。列國之君。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。降及後世。如晉之王謝。唐之崔盧。潘楊之胄。朱陳之好。無不世婚爲重。其顯然可證者。如溫嶠之玉鏡臺。此以舅子娶姑女也。呂榮公夫人待制張昞之女。而待制夫人即榮

公母之姊。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。若此律不明。獄訟繁興。風俗凋弊。甚可傷憫。願下臣奏議弛禁。章帝然之。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。帝與羣臣論治。善曰。致治在任人。擇衆賢爲耳目。則視聽周。任衆知爲計慮。則澤施溥。今天下太平。選任賢才。宜留聖慮。他日講心箴家人卦。皆稱旨。以疾告歸。卒。所著詩經解。願集行世。正德中。賜諡文恪。

曹端

曹端字正夫。澠池人。篤尙理學。專靜研究。座下著足處。兩輒皆穿。父信佛。見端居常言道。時召問之。端作夜行燭書呈父。言佛氏以空爲性。非天命之性。人受之中也。老氏以虛爲道。非率性之道。人由之路也。其言辨析甚精。父好之。卒向于學。永樂中。以鄉舉授宿州學正。以憂去。服闋。改蒲州。考績吏部。蒲霍二學爭留之。成祖以霍先。竟與霍。霍人服其矩矱。不忍爲羈彊。傾負監臨大吏過者。敬謁請益。不敢屬僚畜之。尋卒。子霍貧。不能歸葬。遂葬霍。正統中。僉事張敬建祠于澠池。後有黃編修者。謁祠。詢端墓所在。遂捐貲。屬縣令改葬于澠池。端所著有四書詳說。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。經述解。性理文集。儒家宗統譜。家規輯。存疑錄。及夜行燭諸書。彭澤曰。我朝一代文章經濟。莫盛于宋學士劉誠意。道學之傳。斷自澠池始也。

吳訥

吳訥字敏德。常熟人。自少穎敏。七歲能背誦五經。及長。博洽羣書。永樂間。以儒士薦。至。召入便殿。奏對稱旨。留侍闕廷。洪熙元年。侍講學士沈度復薦訥。經明行修。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。出巡浙江。按諸吏治。

赫然有聲。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書九經論孟碑。多委布行路。訥拾湊全楮。置之殿廊。李公麟畫聖賢像。有秦檜爲記。磨而削之。表陸贄奏議。修岳飛墓祠。議論舉措。有前賢風。繼巡貴州。恩威並行。宣德五年。陞南京右僉都御史。尋陞左副都御史。居臺十餘年。敬慎廉直。以老乞致仕。宴勞遣之。訥之學。由博入約。自體達用。以行誼爲先。至其爲文。根柢羣經。波瀾纒固。談及淺學。後進曰。此韻府羣玉。秀才無足道也。訥著有思菴集。小學集解。性理羣書補注。而所輯文章辨。鑒別精詳。正統中。知縣蔣忠言。訥學行醇正。著書立言。深通治體。宜徵赴禁密。以備顧問。訥年八十餘卒。鄉人以列于言假祠。追諡曰文恪。

李時勉

李時勉名懋。以字行。安福人。少稟秀異。勵志顏曾。舉永樂二年進士。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。號爲特盛。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。爲庶吉士。讀書文淵閣。以應二十八宿。時勉在選中。旣與修太祖實錄。書成。自刑曹改翰林侍讀。三殿災。詔求直言。時勉同侍講鄒緝具疏。略曰。臣惟陛下敬天勤民。至切至深。羣臣奉行。或失初意。下民失所。怨譴上興。皇天眷懷。遂加譴罰。臣有所見。不敢匿隱。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。建立北京。焦勞聖慮。幾二十年。本所以爲子孫不拔丕基。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。然肇建以來。工巨費大。羣臣不能深體聖心。致措置失宜。培克蠶食。征需無藝。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。百萬之衆。終歲在官。旣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。使畊種失時。農蠶廢業。猶且征求益深。所取無極。至于輸桑棗以供薪爨。剝桑皮以爲楮料。而衣食罄矣。加之官司胥吏。橫徵暴斂。日甚一日。大率費數萬貫。而不

足供一柱一椽之費。夫京師天下根本，人民京師根本也。人民安，則京師安。京師安，則國本固。而天下安，自然之勢也。自營建以來，羣輩工匠假託威勢，驅迫移徙，號令方出，屋宇已摧。孤兒寡婦，哭泣叫號。寒暑暴露，莫能自蔽。倉皇別徙，與突初完，又復重驅，莫知所向。此皆陛下之所不知，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謫者也。貪官污吏，徧布內外，朝廷每一差遣，即是其人養活之計。州縣官吏賄賂公行，逢迎恐後，閒有廉潔自守，不爲承應，還命之日，卽罹讒毀，無以自明。是以在外藩司而下，聞有差遣官至，望風應接，剝下媚上有同交易。夫小民所積幾何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。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，水旱相仍，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，老幼流移，顛踣道路。而京師之內，聚集僧道幾萬餘人，日食廩米，皆百餘石，猶且徭役不息，征斂不休。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也。報效軍士，朝廷厚與糧賜，使之就役，而游行往來，恣橫擾害，是乃奸詭之人，懼還原伍，科徭不堪，假圖規避，豈真有報效之心，可任用者哉。朝廷歲令有司織緞鑄錢，齎往外蕃，買馬收貨，所出以數千萬，而所取曾不什一。夫錢出夷國，自昔有禁，竭天下所有以與之，可謂失宜矣。昔魏武帝徙胡內地，卒致亂華。今入貢夷人，皆窺覘虛實圖便利者也。乃使羣居輦轂鞍馬弓矢牛羊衣服盛供帳厚賞賚以待之，此寧足明廣大耶。至于宮觀禱祠，蠹財妄費，亦其一端。夫奉天殿者，陛下正朝之殿也。災眚及焉，自非省躬責己，改革政化，疏濬天下窮困之人，曷回上天譴怒之意。臣願陛下駕還南京，奉謁陵廟，告以災變，保養聖躬，休息于無爲，散遣營造工匠，停止徵派役作，蠲除租賦，賑濟饑荒，勿聽小人重勞天下，罷絕禱祠，禁遏僧道，除下蕃買馬之役，四彝朝貢，賜賚遣之，勿復容留沙汰冗濫，嚴蠹懲貪，獎廉能之